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四十二回 鏢打腹中幾乎廢命 刀傷鼻孔忍痛逃生

且說徐良初會皮虎就破了他的滾堂刀。皮虎不能取勝，往牆上一縱，被徐良一花裝弩打在腿上，咬著牙往西一滾就掉在西院去了。徐良也並不追趕，仍然回來，叫房書安答話。房書安在桌子底下，至死也不出來。火判官周龍與張大連兩人一商議，二人與他雙戰，一高一矮，一左一右，叫他首尾不能相顧。主意定好，二人一齊縱身躍將出來，說：「好徐良，你欺我們太甚了。」周龍用刀刺徐良面門，張大連繞在後面，用刀就紮。山西雁早已看見，往旁邊一閃，用了一個鳳凰單展翅的架勢，先把張大連這口刀削折，「嗆啞」一聲，刀頭墜地。火判官就勢頭不好，也是轉身就跑。徐良也不追趕，仍是要房書安出來。此時鄧飛熊又要出去，法都、柳旺二人說：「別叫這廝猖狂造次，待我二人結果他的性命。」鄧飛熊囑咐：「二位小心了。」法都提了一根齊眉棍，柳旺是一口單刀，二人一齊從屋內縱身，出來的急速，跑得更快。法都的棍對著徐良面門就打，徐良用大環刀往上一迎，就聽見「嗆啞」，就把齊眉棍削為兩段，那半截墜落於地。柳旺的刀也到了，徐良照定刀背，往下就砍，虧柳旺抽得快當，不然也就削為兩段。二人轉身就跑，徐良也不追趕，一伸手就是一枝袖箭，「叭」一聲正釘在柳旺肩頭之上，柳旺忍著痛逃竄性命。徐良還是要房書安出來。鄧飛熊真是不能不出來了，回手由壁上將那一對護手鉤摘將下來，大叫一聲：「山西雁別走！師傅出來會你。」徐良一瞧，正是那頭陀和尚出來，又見他這個大肚子，心中一動，少時掏出鏢來，衝著他那肚臍兒，給他一鏢，倒是很好的一個鏢囊。見他提著一對護手鉤，說：「多臂熊，我與你往日無冤，素日無仇，你尋到我這裡卻為何故？」徐良說：「你只要把房書安獻出，與你無干。」鄧飛熊說：「你叫我獻出房書安不難，只要你勝得灑家這對護手鉤，咱就把房書安獻出。」徐良說：「很好，那麼咱就鬧著玩罷。」徐良把刀就刺，鄧飛熊用單鉤往上一迎，只聽「嗆」的一聲，就把他左手那柄鉤鉤尖削落。鄧飛熊嚇了個膽落魂飛，再看那柄鉤，類若寶劍相似，只得把右手那柄鉤往上一遞。徐良仍用大環刀，單找他那個鉤兒，「嗆啞」一聲，又已削斷。此時鄧飛熊也就沒了主意，只得用像雙劍的鉤，往外一紮。徐良用刀一削，又是「嗆」的一聲削去半截。鄧飛熊拿著兩柄蛾眉枝子不敢再動手了，也是撒腳就跑。徐良後邊跟下來說：「看招！寶貝。」鄧飛熊扭項回頭一看，徐良一撒手，衝他面門，鄧飛熊剛一躲閃，不料什麼暗器也沒有。只氣得他咬牙切齒，復又直跑。連連三次，鄧飛熊也就大意了。不料這回仍是說：「招寶貝！」鄧飛熊轉身一看，徐良將手往上一晃，這支鏢衝著肚腹打去，「撲哧」一聲，正打在肚臍之內，他就「撲咚」摔倒在地。徐良轉身回來，又對著屋門連連大罵，叫房書安出來，如若不然，老西進去殺你們乾乾淨淨。黃榮江、黃榮海二人說：「哥哥你快出去罷，不然連咱們都有性命之憂。」房書安那敢出來，連連求告說：「我要出去，就叫他剝成肉泥爛醬。你們二位好兄弟，替咱堵擋一陣去罷。」黃榮江、黃榮海彼此使了個眼色，兩個人把桌子往起一抬，將桌子一翻，就把房書安露出來了。這兩個人不敢出屋門，把後窗戶一端，二人由窗戶逃竄性命。房書安也要從後窗戶逃跑，徐良早一個箭步躍到屋中來了。房書安見徐良已到身旁，冷颼颼那口大環刀朝著自己往下就刺。房書安連忙一跪，說：「爺爺，祖爺爺，祖宗祖太爺爺，你老人家別與小孫子一般見識，只當我是看家之犬，避貓之鼠，偷嘴吃來著，冒犯你老人家，也要生點惻隱之心，不肯打他，何況我是你兒女一般。再說你是寬宏大量之人，你就算我爹爹。」山西雁直氣得亂跺腳，說：「我不殺你罷，你背地裡罵人，實在可恨；我要殺你，你又跪在這裡輪嘴，老西最見不得這苦磨之人。我不殺你，不消我心頭之氣。任你說的多好，我也要宰你。」他復又磕頭說：「真是你老人家不疼我的兒子了？」徐良說：「我不管你是兒子，是孫子。」一狠心，把刀往下一落，就聽「哧」的一聲，就把鼻子削將下來，鮮血淋漓。房書安回頭就跑，也奔後窗，忍著疼痛，躡出窗外逃命去了。山西雁也不追趕，忽見門外來了約有三四口人，全都拿著傢伙，打著燈籠，往裡就闖。徐良說：「你們全是和尚的餘黨，我乃御前四品護衛，正是前來辦拿賊，一名也未能拿住。你們這些人來得甚好，我就把你們拿住交在當官。」這句話把大眾嚇得驚魂失色，又見鄧飛熊的死屍，誰還敢過來與徐良動手。大眾一齊出門，逃命去了。原來這些人不盡是廟中僧人的餘黨，也有周龍帶來的家人。先有飛熊李賓偷著悄悄地去給大眾送信，還想著以多為勝，焉知曉叫徐良兩句話全部嚇跑，連李賓也逃命去了。再說徐良一看，內外並無一人，就想要救翠姐，又要找郭長清、王秀、江樊的下落，只得出了屋子，先把鄧飛熊的死屍提將起來往後院便走。到了後院，扔在一個僻靜所在，見西北有四扇屏門，單有跨院，看裡面燈光閃爍。徐良進了屏風門，就奔上房，裡面有許多婦女亂藏亂躲。徐良一聽喊叫，說：「你們大眾不用藏躲，我也知道你們都是好人家的兒女，只要把吳月娘、翠姐獻出來，就饒你們的性命。如今和尚已然被我殺死，你們大眾分散他的東西，有親投親，有故投故去罷。」眾人一聽都跪倒，異口同音說：「這就是翠姐，吳月娘與朱二禿子他們在裡間屋內喝酒哪。」徐良見翠姐髮髻蓬鬆，捆著雙手，就問：「因為何故將她捆上？」婦女們說：「她要尋拙志。」徐良過來說：「姑娘，你的父母俱在廟外，我今殺了凶僧，我這裡就找你父母去，等著天亮你們好投親去罷。和尚已死，千萬不可再行拙志。」婦女們過來與她解綁，翠姐跪下與徐良叩頭。山西雁到裡間內面，果見朱二禿子與吳月娘俱在屋中。二禿子正要開窗逃跑，不料徐良進來，就把二人踏倒捆將起來，撕衣襟把他的口中塞住，就吩咐那些個婦女們：「看著這兩個！如若走脫一個，拿你們治罪。你們大眾也拾掇東西，天亮方許出廟。」眾人齊聲答應。徐良復又出來，往西一拐，單有三間屋宇，門上掛著一個燈籠，有兩個人在板凳上坐著。徐良往前一跑，亮出刀來，要殺這兩個人。這二人一見勢頭不好，開腿就跑。山西雁並不追趕，進屋一看，郭長清等三人俱在那裡趴著，全是四馬倒攢蹄。給他們解開繩子，把他們塞口之物，俱都掏將出來，半天才醒了。江樊說：「是哪位恩公前來救我的性命？」山西雁說：「正是小弟徐良。」江樊說：「徐老爺呀，想不到你老人家到此，活命之恩，如同再造。」徐良說：「自己兄弟怎麼說起這套言語來了？」江樊引郭王二位與徐良見禮，復又磕頭道勞。謝活命之恩。徐良連忙攙住，就告訴江樊，把吳月娘、朱二禿子一並拿住了。又提翠姐之事。江樊問：「那自然和尚可曾拿住沒有？」徐良說：「就是未曾把他拿住，也不知他的去向。」江樊說：「這個人還是要緊的。」山西雁說：「我認得那個自然和尚與粉面儒僧法都，咱們不是在九天廟見過的麼？那個法都方才可追跑了。」正說話間，徐良眼快，就見由北牆縱下一人，順著東牆往南直跑。山西雁也往南跑，那人剛一上牆，徐良就是一袖箭正中腿上了，「撲咚」一聲摔下地來。徐良過來要捆，一看正是自然和尚。高叫：「江大哥，首犯來了。」皆因自然和尚在監中幽囚的不成人樣，見群賊一來，自己覺著羞愧，獨自往後邊閒房之內，先養養精神去。有人與他送信說大事全壞，自己打算逃命，不料復又被捉。徐良叫江大哥把他搭到前面來。郭長清與王秀搭起來，往前院行走，將到前院，徐良就見房上有一個人影一晃，山西雁回頭一擺手，自己一躡身，就聽見房上叫：「鄧大哥，鄧大哥，這麼早全睡了？」徐良說：「沒睡，白菊花才來麼，咱們兩個人死約會，不見不散，老西等候多時了。」隨說話「叭噠」就是一鏢。要問晏飛的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